

【警察手记】

## 派出所的故事

□李贺

在很多人眼里,派出所每天面对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平凡小事,实际上,很多事虽小,处理起来却一点不简单。今天讲的故事发生在八年前,虽然时间久远,却依然让我感触良多。

2008年盛夏的一个早晨,济南市中公安分局二七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开早会,突然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,一男青年刚刚从一居民楼的四楼跳下,生死不明。“时间就是生命,救人要紧!”派出所所长郑兴霞立即安排人员赶赴现场,救助跳楼男青年。

提起郑兴霞,在济南市公安局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她身材娇小,长相斯文,脸上架一副金丝眼镜,初次见她没有人会把她和派出所所长联系起来。雷厉风行,胆大心细,工作扎实认真,是大家对她郑兴霞的评价,当年她带领的二七派出所各项工作名列前茅,在男警察众多的公安队伍里,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
派出所教导员带几名民警已赶赴出事地点。郑兴霞联系了消防救援车和120急救车赶赴现场。此时,教导员打来电话请求帮助。原来,男青年是从四楼家中的阳台上跳下去的。二楼住户在阳台上安了一个雨搭,一楼的住户院内种的香椿树也长得很

高,所以,男青年跳下去时,先被雨搭挡了一下,又被树枝挂了几下,然后才落到地上。他坠楼的地方是一狭小的围墙的缝隙内,别说汽车,就是一个人也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,又是个死胡同,平时没有人进入。

从楼上住户的阳台上可以看到男青年满脸血迹,蜷曲在地上,脸上表情痛苦,人还活着,但怎样进入现场是个难题。

此时,消防救援车和120急救车也已赶到,只能停在楼外等候。郑兴霞也来到现场,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从一楼进入。她敲了敲一楼住户的门,没人应答,但轻轻一推,门竟然开了。大家没多想立即冲进去,屋内空无一人。

“救人要紧,住户的工作我负责解释。”郑所长的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男青年就在窗外呻吟,但一楼住户的窗子很小,打开一扇窗,还是抬不进来人,怎么办?

“通知消防人员,马上锯窗!”在郑所长干脆利索又有条不紊的指挥下,男青年终于被从锯开的窗子里抬了出来。

就在这时,一楼住户、七十多岁的王大妈买菜回到家中,忽然看见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被人抬着从自己的卧室出来,吓得她

大喊一声,一屁股坐到椅子上,郑兴霞见此,示意大家赶快离开,她留下来给大妈解释。

不多时,王大妈的儿子、女儿纷纷赶到家中,见母亲躺在床上直喊心脏难受,火气就大了。他们指着郑兴霞的鼻子破口大骂,难听的话铺天盖地。郑兴霞依然心平气和地给大妈的儿女解释发生的事情,并承诺将家里的窗子恢复原样、给大妈看病。经过耐心做工作,王大妈终于答应去医院检查。

郑兴霞连忙从床上扶起老人,弯下腰给老人仔细地穿上鞋子。当她抬起头,忽然发现王大妈和她儿女的脸上浮现出异样的表情,他们被郑兴霞的举动震惊了。一位派出所女所长,为了救群众的性命,不惜挨骂,对老人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尊重和孝敬,这俯下身穿鞋的举动,让老人的家人不免心生感动与愧疚。

在医院里,郑兴霞跑前跑后扶老人做检查、拿药。老人打上吊针已是下午。老人的儿女见母亲没什么大事,都陆续离开了,郑兴霞一人在床前陪护。吊瓶打到后半夜,郑兴霞真是困得不行了,前一天晚上搞案子她几乎一夜未眠,今天在医院陪护老人有点体力不支,虽然所里的同志们要来替她,考虑到老人和自己熟

悉了,扶老人上厕所方便,她还是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。

一阵睡意袭来,郑兴霞的头重重地撞在病床的床帮上,疼得她马上睁开了眼睛。

“姑娘,谢谢你。你的好意大妈心领了,打完这瓶咱回家吧,我的病好了。”听到王大妈的一席话,这个在困难面前从未低过头的派出所女所长,突然鼻子酸酸的,眼里湿润润的。

几日后,王大妈家的窗子修好了,大妈家的门厅里堆放的是派出所送来的营养品。王大妈换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来到派出所,她要感谢派出所郑所长对她的照顾,为儿女那天不冷静的言语致歉。

在派出所,王大妈见到了手拿锦旗的获救男青年。男青年因为感情问题一时想不开跳楼,树枝割伤了大腿的动脉,生命危在旦夕,幸亏被及时送医院止血包扎,才使他捡回一条命,身体无大碍,只是脚部受了点小伤。

当年,郑所长给我讲这个故事时,深有感触地说,这个场景我终生难忘。小伙子、王大妈、所里的民警,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促膝而谈,其乐融融,这就是警民鱼水情的真实画面,也是我们警察最想看、最愿看的画面,受多少委屈也值了!

【浮世绘】

## 对自己过敏

□叶倾城

在独生子女政策前出生的一代人,概念里不太有“宠爱”两个字,尤其是“宠爱自己”,更是闻所未闻。因此,即使有孕在身,我也没打算宠着自个儿,当然客观条件也不允许。我照常做事:采访、会友、写作、做家务。我买了据说防辐射的孕妇服,但不好意思穿出去。都说孕早期不需要

进补,便在小馆子里有一顿没一顿地混。想起地沟油,小小自责一下,但又宽慰自己,即使避得开三聚氰胺也避不开苏丹红呀。

我是南方人,移居北京后,也把原有的时令习惯保留下来。夏至那天,我如常撤褥子换凉席。是螨虫的缘故吧,全身上下起了大量疹子,痒彻肺腑。我秉持“什么药都不能吃”的孕妇迷信,更加束手无策,不敢抓挠。

五个晚上我都不能入睡。正睡、反睡、坐起、溜达……都无法稍缓那蚀骨的痒,像整群非洲红蚁在我身上肆无忌惮地行军,若我是海洋,一定是油轮失事,黏糊糊的石油覆满我;若我是草原,绝对是角马大迁徙,无数蹄爪经过我。

第六天早晨,我认输,去三甲医院的皮肤科。

医生只看一眼:“荨麻疹,你过敏了。”提笔准备开方。

我说明:“我怀孕了。”

他笔下没停:“嗯,我给你开孕妇能用的洗液。”

我追问:“我是对什么过敏?”

那天病人少,医生竟有几分好整以暇,抬头启齿而笑:“那谁知道?过敏原太多了。妊娠本身就可能是过敏原。”

我实实在在吓了一跳:对怀孕过敏?

我赶紧追问:“多久会好?”医生把药方递给我,口气轻描淡写:“有人会痒整个孕期,还有人要到分娩后三个月激素水平下来后才会缓解。”大概是看我实在太震惊,又加一句,“大部分人痒痒就好了。”

我还是不甘心:“怎么会对自己过敏?”

医生一定是辅修哲学专业,打趣道:“除了自体过敏,还有自体中毒呢!上哪儿说理去?”

我心事重重地抱着炉甘石洗剂回去了。大量的疹子还在层出不穷、生生不息,但擦过洗液的地方会清凉不少。

心平气和后一回想:“对自己过敏”本来就很常见吧——

刚刚大学毕业的新鲜人,受不了那个忍气吞声、夹着尾巴做人的自己:我还是我吗?当年嚣张不可一世的我,哪里去了?

新婚燕尔,还无限甜蜜,已经开始警觉未来:难道蓬头垢面做一辈子饭就是我的天然面目?

掘到第一桶金,开始怀疑自己忘了初心;一跤跌到谷底,发出诅咒声,疑心自己本来就这么恶毒……

人生就是时时刻刻的改变,有些是不知不觉,像水漫过堤岸又落下;另外一些却是大刀阔斧,无论怎么号呼喊痛,它都在修剪我们,切割我们。我们为之忐忑的不光是命运的寒光,还有那面目全非的自己。因为,谁也不知道改变到底是好是坏,不想要一眼看到底的人生,却也害怕步步惊魂、寸寸惊心的日子。就像此刻的我:未来会怎样?新生命会不会带来全新的、纯粹的快乐?我的脑拒绝思考,我的心游离徘徊,我的身体以最原始的方式做了反应。

万幸的是,我只是大部分人,渐渐地,便适应了变成孕妇的自己。一两周后,疹子平复,我对自己小小抗议,结束了。

毕竟,适应变化,是每个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。

【怀旧记】

## 匠人

□星蒙沂

盖屋、凿石要请石匠;做桌椅门窗需请木匠;打把锄头、铁锹得找铁匠。石匠、木匠和铁匠,是以前农村的三大吃香行当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我们这儿,这三“匠”家喻户晓、赫赫有名,谁家都用得着。垒墙上梁、红事白事、翻地垦荒,总要与他们打几回交道。

乡亲们盖屋不用砖头,去山上找片大石头岭,请来几个石匠,十天半月就把巨石化整为零,破凿修整成一块块四四方方、棱角分明的小石料。

那时候,我们村有几个石匠。他们每人背一个长方体的木头箱子。箱里放着长长短短的钎子和大小不同的铁锤。钎子分普通钎子和楔子,铁锤分大锤、二锤和手锤。二锤约六七斤到十多斤重,大锤则十几斤到几十斤重。平时破石、凿石,靠的就是这些工具。

破石前,先在心里粗略作个谋划,整块大石大体得破成多少小块,预计沿着哪个方向、哪条线路裂开合适。谋划妥当,就一

手拿钎子一手拿锤头,在预定的裂线上开凿起来。锤头对准钎子柄部,一锤一锤敲砸上去,拿钎子的手密切配合着敲打,将握着的钎子有规律地一抬一转,往复循环下去。钎子尖部对着石头表面,紧贴着,蹦跳着,就像在寒风中跳芭蕾舞的脚尖,每移动一下,都惊起碎石点点、石粉一撮。石槽开到差不多拇指大小,换个位置沿着规划的裂线再开另一处。都开好后,楔子就登场了。楔子是一种短钎子,个头短粗,尖部齐钝,属钎子中的小矮墩,专门用于大石破小或开裂石缝。

破山凿石,一般都选在晚秋、冬季和早春。这个时间恰好农闲。被乡亲们请去,一日三餐伺候好了,石匠们干活就特别卖力。那时和现在不同,去乡亲们家帮忙除了管几顿饭,什么都不拿。但能成为石匠组的一员,一天多省家里几顿饭,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自豪。这种“荣耀”令很多妻子满心欢喜,嘴上不说心里念叨:咱男人,有出息。

记忆中,亲友里有没有几个正

儿八经的石匠。不过,当木匠的倒有几位。我小姑父和几位表叔就是木匠。那时的木匠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。想当木匠,得先拜师。师傅愿意收,也还不能算是入行了。起初几年,跟着师傅学徒非常辛苦,杂活、脏活、累活,都得抢着干。如果干活不仔细、手脚不勤快,或者稍微懒惰怠慢了点儿,师傅一不高兴,当众劈头盖脸训斥一顿那是轻的,有时连饭都不让吃。

那时候,农村盖房都不买门窗,也没有现在这些铝合金和塑钢门窗。需要做门窗、木梯、木床、书橱、菜橱时,就得请木匠。木匠们每人拥有一个和石匠差不多的工具箱,里面刨子、大小锯、斧头、大镑小镑、墨线盒等一应俱全。晒干的那些圆滚滚的粗树干,经他们锯的锯、镑的镑、刨的刨、凿的凿,小半天工夫,几乎不用铁钉和木胶之类,就变成了一扇扇漂亮工整的门窗和书橱、菜橱。

木匠中有些水平高的,做出的门窗橱床不仅线条流畅,结实

耐用,其美观度也堪与市场上那些工艺品媲美。现在农村翻盖新房,门窗橱床到处可以买到,样式品种齐全,价格也不贵,真正请木匠师傅做的,已经不多见了。

与石匠和木匠比,对我们来说,铁匠就“神秘”多了。只有锄头、斧子、铁耙坏了时,才去集市上找他们。集市头尾,总有那么一两个铁匠铺。铺子不大,两三口大火炉四季燃烧。因为太热,火焰不大,见不到烟,通红通红的炭火把炉内壁烧得火红如炭,连同那些半埋入里的铁块和炭火,红得一塌糊涂。炭火红透,烤得四周热浪翻滚。铁匠们个个魁梧黝黑、肌肤油亮,光着膀子抡锤敲砸。“嘿呦嘿呦”的号子声,把铁锤掀起老高,汗津津地展示着他们的粗犷和豪放。那些坚不可摧的铁块,此刻炙热欲流,软若胶糖,经他们三敲两打,便乖乖定型成各种铁具。

然而,短短二三十年光景,这曾经香饽饽般的三“匠”行当渐渐没落,后继乏人,到今日,已所剩无几了。

